

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复旦大学	院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专业	国际政治	姓名	杨凝薇
年级	大二	任课教师	朱联璧
课程名称	16-20 世纪的欧洲殖民帝国		
论文题目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欧洲殖民帝国兴衰		

一、参赛范围

2020 年春季学期至 2021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正文、参考文献三个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件。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欧洲殖民帝国兴衰

【摘要】研究欧洲殖民帝国对于还原帝国的扩张路径和行为逻辑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对推理近现代甚至未来国际关系总体发展趋势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本文兼顾史料，从地缘政治视角，说明其对欧洲殖民帝国快速发展的助力和长足发展的阻力，同时也强调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长期存在，在此影响下的帝国行为和思维也将以强权和霸权为主要形式并长期存在。

【关键词】地缘政治；殖民帝国；帝国遗存；强权；霸权

地缘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出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他将国家作为一个生命体，认为国家有必要通过扩张获取满足自身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一认知虽然因为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且后来被希特勒作为发动法西斯战争的理论基础，而有时被斥为伪科学，但就其本质反映出的“国家对外政治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具有密切关系”来看不无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地缘政治学近似于战略地理学，而地理因素对一国安全统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据此，本文试图透过地缘政治视角，重审欧洲殖民帝国行为，回答帝国何以快速发展、帝国何以走向消亡、帝国行为与思维在当代是否有所遗存等帝国研究相关的重要问题。

一、地缘政治方便帝国的迅速发展

对于“帝国”这一概念，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史蒂芬·豪在内的一批学者，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政治主权”^①或“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的（有时是遥远的）外围”^②。因此，帝国（或说殖民帝国）在人们的视野中，似乎往往是致力于入侵独立的非帝国世界的不速之客，而对其既得统治权利的巩固又常常依赖于当局“克里斯玛型”（Charisma）统治者的推动，这些统治者如葡萄牙帝国的航海家亨利王子、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日不落帝国”汉诺威王朝末代的维多利亚女王等；帝国自身仿佛只是一种非自然产物、是用以满足一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需求的偶然政治选择。

然而事实上，帝国据其根本是一种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政治架构^③。由于建造强大国家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分布总是不均衡的，国家政府为了获得可轻易调用的、更多的人力与物资而采取的行动，势必导致帝国无所不在和帝国必然产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恰恰为帝国的发展与扩张准备了充分而便利的条件，并且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缘环境形塑帝国崛起早期基本政治态度

一个国家在地缘上的处境能够直接影响其在崛起早期采取的对外基本政治态度

^① Michael W.Doyle, *Empir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

^② Stephen Howe,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0

^③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485页

和方略，这一点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殖民帝国的发展中表现十分明显：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具有远离中欧纷争地带的天然优势，继而能够较早地从 15 世纪开始海上探索和海外领地占领；英国由于与欧洲大陆主体隔海相望，在均势政策的指导下，把发展重心放在海上，对大陆部分的争霸和反霸颇有“隔岸观火”之意；相较而言，与中欧接壤的法国，在 1661 年到 1715 年间的路易十四时代，则更注重追求欧洲“天然疆界”和成为欧洲霸主，其军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目标国家的牵制，这间接造成了英法七年殖民争霸战争中法国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法兰西殖民帝国于 1919 至 1939 年迎来的鼎盛时期，较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大英帝国殖民鼎盛期晚了近大半个世纪。

（二）地缘环境为帝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的结盟方案和扩张选择

一方面，欧洲面积狭小，强国林立，资源竞争异常激烈，在各国潮起潮落的发展中，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扩张条件，国与国之间的策略即使不完全依赖于类似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之术，也或多或少有意在复杂的地缘背景中寻求一部分帮助、打击一部分力量，直至实现“更高形式的帝国”，如英国曾与法国结盟打击西班牙并取得欧洲战略据点敦刻尔克、通过支持瑞典称霸波罗的海实现在松德海峡的自由通航，英法在七年战争中的殖民争夺是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为主要形式展开的，甚至包括欧洲三十年战争后，作为国际法起点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随之而来的订立和约之习惯，也无外乎是地缘政治竞争下强国联合和争取霸权的法理性保障，其背后充斥着“强者逻辑”^①。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在地界上向南连接非洲、向东连接亚洲，跨海到达美洲，因而相较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欧洲强国发展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除了具有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基础以外，还极大程度得益于欧洲在全球板块中独特的地缘位置。

（三）地缘结构促使帝国殖民扩张方式趋于定型

容易发现，欧洲帝国受地缘政治影响形成的扩张政策是“在崛起早期与本土周边国家的小地缘对抗”和“在崛起后期对远地大陆的大地缘争夺”双线并行的，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当区域内“小地缘对抗”格局基本成熟之后，伴随着帝国扩张的全球化，整个世界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横向欧亚非旧大陆与纵向美洲新大陆两大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殖民帝国的殖民扩张方式正是依据这种新地缘特征形成的。

地缘政治学说承认旧大陆作为世界基石与核心，在科技和文明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尤其是在 18 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之后，旧大陆西边缘相对新大陆，无论是在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还是工业制造上，都彰显了极其优胜的协作、交流、创新能力。自然而然地，当欧洲国家的较高级技术兴盛时，新大陆必须将其基础资源向旧大陆输送作为补充财富；而当新大陆的人力资源不足以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时，旧大陆非洲部分相较于亚洲部分到新大陆的距离优势就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非洲人被送往美洲，长此以往，欧洲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形式以“三角贸易”为标志逐渐定型。

^① 杨啸林：《政治经济视野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2020 年，第 3 页

（四）地缘关系成为帝国制定与竞争国博弈战略的主要依据

在帝国的交替更迭中，常常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的博弈，这些殖民帝国充分利用地缘关系中核心地区与辅弼地区间的兴衰依存关系（强盛的核心地区会因紧密的地缘关系带动辅弼地区向强盛发展，而强盛的辅弼地区具有争夺核心地带的地缘优势、对相对衰落的核心地区形成反噬），促使一些亚非拉国家在实质上成为它们之间博弈的棋子。利用地缘政治学的方法关注世界版图：其一，美洲大陆的核心地区在于北美洲温带地区；其二，欧亚非大陆西部的欧洲之核心在于中欧，受到环地中海半岛和东欧平原的辅弼，中部的中东-印度之核心在于西亚，受到环地中海半岛与伊朗高原-南亚的辅弼，东部的东亚之核心在于中国，受到库页岛-中南半岛-澳洲岛链的辅弼；其三，整块欧亚非大陆的核心地区在于南俄-西藏-蒙古高原/草原地带，且西藏-兴都库什尤其是核心区的重中之重。只要对地缘政治原理稍加利用，就可以发现原来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行为是如此的有迹可循。

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就是处于温带的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这里是大英帝国从北美洲核心地区开始对美洲渗透的第一步，事实也证明，随着1619年英国私掠船抢劫并转卖由葡萄牙运送的、来自安哥拉的一批黑奴到詹姆斯敦后，英国殖民者大量奴役黑人以求巩固殖民统治的起点正式拉开；而在19世纪，英国侵入缅甸、法国侵入越南，对两地分别实行殖民统治，两国看似毫不相关的殖民行动，实则都是想借缅甸和越南在地缘上对中国而言的辅弼地位，渗入当时相对衰落的中国，获得在东亚的主宰地位，同时借机渗入西藏，取得欧亚腹心地带，这样一来，英法殖民帝国进一步主导世界体系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可以说，与缅甸和越南是英法两国在亚洲争夺势力的铺路石类似，在地缘政治影响下，殖民帝国逐个展开的扩张行动还使得许多其他国家在被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成为了宗主国开展进一步行动的基地。

二、地缘政治阻碍帝国的长足发展

殖民帝国主要通过武攻和文治的方式对殖民地实现有效统治，但在地缘环境的影响下，这两种统治方式在帝国后期对殖民地的稳定和巩固中，都显得收效甚微，欧洲殖民帝国的长足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一）武攻：地缘导致帝国遭遇战争回报的边际效用递减

根据英国地缘政治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理论，陆权式的世界体系以地区性一体化为主要目的，将某一个地区作为核心，以同心圆模式向周边铺开势力，重点在于巩固新旧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控制相应的辅弼地区。这种武攻方式的优势非常显著：即使殖民帝国前期会花费较大成本来实现对区域内核心及其辅弼地带的同时掌控，但是行动一旦取得成功，就可以利用核心地区与辅弼地区的依存关系，低成本地维护殖民地运行。相应地，陆权式的局限也同样明显，由于其把帝国扩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一小块地盘的争夺上，因此在亚洲这样纵深极大的版图上，殖民帝国的脚步往往遍布沿海边陲，却始终难以进一步蚕食大片内

陆。正如约翰·达尔文说的，“（欧洲人）直到19世纪结束时才以缓慢而迟疑的脚步往亚洲内陆挺进，但欧洲人对亚洲的支配，除了印度这个例外，充其量也不过是局限于小块局部地区。可以说，在漫长的19世纪，面对欧洲人的进逼，亚洲其实屹立不倒，并未被击败”^①。

作为与陆权式相对的概念，海权式的世界体系则更加侧重全球性一体化，它通过建立航线通道上的众多据点，利用帝国在海洋上自由航行的权力，轻易到达帝国从未到达过的、地球的任意角落，帮助欧洲帝国快速取得更广阔范围的领土。这种方案对于帮助帝国在短期内建立多支殖民势力是极其有效的，的确，许多欧洲帝国在实现或基本缓和欧洲区域内的“小地缘对抗”之后，它们之中那些能够获取海权优先地位的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也相应更加耀眼。然而在海权的较低成本的、快速的扩张之后，帝国需要马上转入对殖民地相对高成本的统治运行，这使得帝国一时间难以适应成本落差，继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所谓的“战争回报的边际效用递减”，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帝国发动殖民战争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为了维护殖民战争成果所投入的成本，更何况，海权扩张带来的刺激已经使得帝国不满足于单线出击，在帝国业已建立起多个殖民地，且它们都在寻求宗主国的武力援助以巩固现状时，帝国无疑分身乏术；另一方面，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不可能无视敌国的一家做大，然而它们也无法在应对本国周边地缘关系的同时，向殖民地派出足以维持帝国霸权的军队力量。

综上所述，陆权式扩张不能满足帝国对大陆纵深的渴望，继而衍生出海权式扩张；但海权扩张又由于后期维护统治的成本过高而不得不退回到陆权式的原始状态。在制空权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并配合海陆形成立体作战格局之前，16-20世纪的欧洲殖民帝国只能处于陆权式和海权式世界体系两者的艰难徘徊中，“许多殖民战役的进程都十分相似：先取得象征性胜利（摧毁宫殿或烧掉都城），随后表面凛然实则心虚地退到海岸”^②，随着帝国新势力范围周边的地缘政治和本国周边的地缘关系，向帝国统治施加压力，帝国内部反战声音愈来愈大，此时帝国梦的破碎也就不难预测了，事实也是如此，20世纪末期，以法国在越南的退出为例，地缘关系紧张导致的反战声音是帝国退出殖民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文治：帝国难以打破地缘原始文化建立的自我保护罩

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文治以宗教输出为首，有关的宗教活动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极其频繁，随便翻阅帝国史，就能发现帝国传教士在其中占有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在这其中，当然有积极的影响，例如自法国派天主教神甫到夏威夷传教^③，打开夏威夷人在宗教领域的新世界开始，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共同推动了夏威夷在教育、婚姻家庭生活观念、政治态度、宪政实践等方面进入现代化转型。但是，在一些国家，那些早前业已发展成熟的宗教，也可以作为强化国家内部团结的武器，用以对

^①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第490页

^②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第260页

^③ 王华：《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抗欧洲殖民帝国的强势入侵。19世纪60年代，忠于儒家君主政体的文人组织越南人反抗法国殖民^①；1885年至1948年的英缅战争中，缅甸佛教僧侣和佛教徒通过宗教宣传，把平时散居在各地的、缺乏联系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反英斗争^②；亚齐人比马来群岛中任何民族都较虔信回教^③，因而在反荷兰统治中，他们以宣扬对侵略者发动泛伊斯兰圣战为主要抵抗手段。换言之，一个国家在地缘基础上凝聚起来的文化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来自宗教信仰的，还是其他内生文化的，当其能够建立起足够强烈的认同感时，它也同时具有了鲜明的排外特征，对地缘以外的不速之客，即欧洲殖民帝国势力渗透示以坚固的“保护罩”。

三、地缘政治保留帝国行为及思维遗存

20世纪末期，欧洲殖民帝国走向衰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给全世界的“恶痛”得以缓解，然而帝国思维遗存有没有延续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学界普遍研究和讨论的欧洲殖民主义帝国的确已经成为历史，从国际环境上讲，也不再拥有可以使得现在国家“复刻”相同殖民帝国的条件。但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统治的“恶痛”后，鉴于人们对于殖民帝国行径的强烈斥责，殖民色彩行为和作为国家形态而存在的帝国行为反而更倾向于在新环境下的政治博弈中，将自身包装成另外一种政治声张。简而言之，帝国的行为及思维在现代国际社会已经成功分化为更具当代特色的政治表现，其中最明显的正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纯粹的殖民主义行经而言，在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林立的当代国际社会，可供其落地生根的土壤所剩无几，殖民帝国以往的、尤其是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已经无法实现。然而，与历史上帝国的殖民手段类似的，如今国与国之间仍试图延续着强势的商业渗透与资本垄断、文化竞争宣传，以及对对方意识形态的攻击与解构。

理查德·内德·勒博将国家划分为五大类^④：其一是大国；其二是主导国，指比其他大国更加强大的大国；其三是崛起国，指试图获取大国地位，并被同时期其他国家认可处于崛起状态的国家；其四是衰落国，指处于实力下行阶段的大国；其五则为弱国。本文开篇引述了两位学者对“帝国”的基本定义，证实了帝国的特性在于对另一国政治社会实行有效的干预，甚至直接的政治操纵，即帝国行为和思维的本质在于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通常来说，政治操纵和强权霸权总是互相维护，前者是巩固后者的基础手段，后者是达成前者的指导思想。在地缘条件下，中东和西亚对欧亚非旧大陆有着极其重要的高屋建瓴之战略作用，这也是当前主导国势力的主要针对对象，它正通过一些“俾斯麦化”的手段，在外交上拉拢形成阵营，孤立以部分大国和崛起国为首的国家，尤其分裂崛起国同弱国之间的友好伙伴关系，并以军事驻扎、伸张人权等名义直接或间接操纵中东-西亚的内政，主导国对旧大陆命运的关键部分操纵

^① 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2 (1962), pp. 285-303

^② 李晨阳：《佛教与缅甸的反帝独立斗争》，《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2期

^③ 林惠祥：《苏门答腊民族志》，《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0年第3期

^④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段啸林、赵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61页

能力显然已经高过了主权国家间的平等交流。从普遍认识上看，二战以后帝国已经式微、1989年帝国终结。然而，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以1999年美国“单极稳定论”^{①②}为标志，地缘政治视角下帝国的行为和思维遗存仍然有其发展“市场”。甚至可以说，除非有足够强大的第三方力量干涉并实行有效约束，否则帝国式的强权政治和带有殖民色彩的对外手段始终不会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物质性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条件下消失，可事实往往也是：那些拥有管控和约束强权的第三方力量往往都是受到大国和主导国管理的国际组织，我们也很难相信它们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帝国的行为和思维在当代不仅有所遗存，并且还将长期存在。

地缘政治能够对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底层逻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从历史上看，其一，地缘政治方便了帝国的迅速发展，具体表现为形塑帝国崛起早期基本政治态度、为帝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结盟方案和扩张选择、促使帝国殖民扩张方式趋于定型、成为帝国制定与竞争国博弈战略的主要依据；其二，地缘政治阻碍了帝国的长足发展，导致帝国遭遇战争回报的边际效用递减，并难以忽视原始文化的强大排外性。从当代现实上看，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帝国行为及思维将长期存在。长远看，我们还需要给予帝国研究更多地缘政治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史为鉴，更好地发挥好历史研究的现实作用，把帝国史研究价值链在当今社会延续下去，使得从帝国式微到当代政治形态基本形成这段时期的历史更加完整。

^① 威廉·C·沃尔弗斯：《稳定的单极世界》，《国际安全》199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A. 连续出版物

- [1] 王华. 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 2012, 49(01):118-129+160.
- [2] 李晨阳. 佛教与缅甸的反帝独立斗争[J]. 东南亚纵横, 1994(02):17-21.
- [3] E.M. 勒布, R. 汉·格顿, 林惠祥. 苏门答腊民族志[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60(03):6+1-139+0.
- [4] 威廉·C·沃尔弗斯. 稳定的单极世界[J]. 国际安全, 1999(05)
- [5] 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2 (02)), pp. 285-303

B. 专著

- [6] 约翰·达尔文. 帖木儿之后: 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260+485+490
- [7] 理查德·内德·勒博. 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32-61
- [8] Michael W. Doyle. Empir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
- [9] Stephen Howe.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0

C. 学位论文

- [10] 杨啸林. 政治经济视野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D], 北京: 外交学院, 2020